

# 怎能如此

《哀樂同歌》之（四）：耶利米哀歌 3:1-66

## 引言、怎能如此「猥瑣」？

在俄網裡，我不時疑心我的話大家是否明白，但說到《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信息，我卻懷疑連自己都不明白自己的話。因為**先知的苦難太沉重，先知的信心太驚人**。沉重到人力不可能負荷，驚人到人心不可能盛載——即是這世界不可能有這樣的痛苦和這樣的信心。

與先知的苦難相比，我們今天所說的「受苦」甚至煞有介事的所謂「為主受苦」，我們今天所說的「信心」以至所謂「為上帝做大事」的所謂信心，簡直就是「猥瑣」。怎麼樣謂之「猥瑣」？很難解說，大概就像一個人的小尾指擦損了一小片，就大哭大嚷像患了絕症或世界末日的那樣；又或是講幾句完全不著邊際的「見證」——譬如去旅行出門時剛好不下雨之類的「見證」，說這就是上帝的「大能」，又或說幾個是憑著所謂「信心」（其實是一般的意志力）如何克服這樣那樣的壞習慣之類的「見證」。這種把輕如「鴻毛」的所謂「受苦經歷」或「信心見證」誇張到好像「泰山」一般的做法，就叫做「猥瑣」。

這些「猥瑣」的「經歷」和「見證」幾乎塞滿了今天的「教會」，你只要仔細一聽，便會知道，裡面其實「虛」得甚麼都沒有。但是，耶利米先知的人生與信仰，卻是沉重而實在的，並正正因為它太過沉重和太過實在，在「猥瑣」的現代人心靈看來，就彷彿是不真實的，因為我們「猥瑣」狹隘的心靈根本容不下這樣真實的人生苦難和堅貞信仰。

這篇信息，我一直下筆猶疑，因為，我極不情願用泛泛的字眼來表達對先知一生的坎坷苦難的「同情」和一生的堅貞信仰的「讚美」。我很知道，泛泛的「同情」和「讚美」，極有可能是一種更加卑鄙惡劣的「猥瑣」——自己「猥瑣」不堪，卻躲在先知偉大的身影後面搖旗吶喊，或者假惺惺地流幾滴眼淚，就妄想自己也是一樣偉大，或至少是「**站在先知的那一邊**」，就正如主耶穌嚴辭譴責的那些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的所作所為：

<sup>太 23:29</sup>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建造先知的墳，修飾義人的墓，說：<sup>30</sup>「若是我們在我們祖宗的時候，必不和他們同流先知的血。」<sup>31</sup>這就是你們自己證明是殺害先知者的子孫了。<sup>32</sup>你們去充滿你們祖宗的惡貫吧！<sup>33</sup>你們這些蛇類、毒蛇之種啊，怎能逃脫地獄的刑罰呢？

也許，我們要真正明白先知的痛苦的沉重與信心的偉大，就先要學會「**假定有罪**」——先假定自己是「**站在與先知對立的那一邊**」的惡人與群眾。想想，假若滿街的人都像我們想象那樣「**站在先知的那一邊**」，先知何以會傷痛一生？先知的信心又還有甚麼真正偉大之處呢？弟兄姊妹，先動心動情地聽先知的呻吟和吶喊，或者，我們會更真實地發現自己是個多麼「猥瑣」的人，或者，我們略有自知後，就有望不至於太過「猥瑣」了。以下，我會分三個段落來對照出先知偉大不凡的真信心。

## 一、怎能如此「對我」？

在《哀歌》第三章的開首（即我所分的第一個段落），先知幾乎用了所有最「窮盡」的字眼，來申訴他的痛苦。先知極之清楚，造成他一生痛苦的「根源」不是別人，而是**耶和華——上帝**自己，以及祂對他發出的所謂**呼召**：

<sup>3:1</sup> 我是因耶和華忿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sup>2</sup> 他引導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裏。

若是敵人，我大可逃避他們，反抗他們，更可以向我的上帝求助或哭訴，但是攻擊我、陷害我的，卻正正是你——耶和華我的上帝。我還可以逃到哪裡去呢？而且，你不單只攻擊我、陷害我，還不留餘地：

<sup>3</sup> 他真是終日再三反手攻擊我。

祂對我的攻擊，是「真是」、是「終日」，是「再三」，連透氣的空間都不留給我。祂把我「虐待」成甚麼樣子呢？

<sup>4</sup> 他使我的皮肉枯乾；他折斷我的骨頭。

祂不只攻擊我，還把我重重圍困，要「逼死」我，決不給我「翻身」的餘地：

<sup>5</sup> 他築壘攻擊我，用苦楚和艱難圍困我。<sup>6</sup> 他使我住在幽暗之處，像死了許久的人一樣。<sup>7</sup> 他用籬笆圍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銅鍊沉重。<sup>8</sup> 我哀號求救；他使我的禱告不得上達。<sup>9</sup> 他用鑿過的石頭擋住我的道；他使我的路彎曲。

祂無所不用其極，用「土壘」、「苦楚」、「艱難」、「籬笆」、「銅鍊」甚至「鑿過的石頭」（指巨石）把我圍得水洩不通，全無生路。就算，我能稍稍逃脫圍困，祂也決不會放過我，卻必要把我「碎屍萬段」，方肯罷休：

<sup>10</sup> 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獅子在隱密處。<sup>11</sup> 他使我轉離正路，將我撕碎，使我淒涼。

祂對我的虐待，不單止傷透我的「身」，更傷透我的「心」：

<sup>12</sup> 他張弓將我當作箭靶子。<sup>13</sup> 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sup>14</sup> 我成了眾民的笑話；他們終日以我為歌曲。<sup>15</sup> 他用苦楚充滿我，使我飽用茵蔯。<sup>16</sup> 他又用沙石礮斷我的牙，用灰塵將我蒙蔽。<sup>17</sup> 你使我遠離平安，我忘記好處。

人說，人最大的禍患莫過於「耶和華離開了他」，但於我，最大的禍患，卻正正因為「我與你相近」：

<sup>18</sup>我就說：我的力量衰敗；我在耶和華那裏毫無指望！

人生至此，還有更大的絕望嗎？

先知很年青時就「蒙召」，但他很知道，頑梗叛逆的以色列人，哪會有真正和長久的悔改與對上帝的忠誠？但上帝卻強拉他「上馬」，要他為祂傳那些幾乎註定沒有人聽的話。從此，先知就命中註定，「裡外不是人」。

先知忠於事實，更忠於上帝的託付，半輩子傳述那些「消極」的信息，就是指斥以色列人的「強暴」（罪惡叛逆）和預示他們的「毀滅」（亡國被擄），但換來的，卻是「擾亂軍心」和「通敵賣國」的罪名，以至於三翻四次的嘲笑、虐打和暗無天日的牢獄之災。例子多不勝舉：

**耶 26:8** 耶利米說完了耶和華所吩咐他對眾人說的一切話，祭司、先知與眾民都來抓住他，說：「你必要死！<sup>9</sup>你為何託耶和華的名預言，說這殿必如示羅，這城必變為荒場無人居住呢？」於是眾民都在耶和華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裏。<sup>10</sup>猶大的首領聽見這事，就從王宮上到耶和華的殿，坐在耶和華殿的新門口。<sup>11</sup>祭司、先知對首領和眾民說：「這人是該死的；因為他說預言攻擊這城，正如你們親耳所聽見的。」

**耶 38:4** 於是首領對王說：「求你將這人治死；因他向城裏剩下的兵丁和眾民說這樣的話，使他們的手發軟。這人不是求這百姓得平安，乃是叫他們受災禍。」<sup>5</sup>西底家王說：「他在你們手中，無論何事，王也不能與你們反對。」<sup>6</sup>他們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兒子瑪基雅的牢獄裏；那牢獄在護衛兵的院中。他們用繩子將耶利米繫下去。牢獄裏沒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

但一生求真的先知，卻不得不講真話，於是，他的痛苦就綿綿不斷：

**耶 20:7** . . . . .我終日成為笑話，人人都戲弄我。<sup>8</sup>我每逢講論的時候，就發出哀聲，我喊叫說：有強暴和毀滅！因為耶和華的話終日成了我的凌辱、譏刺。<sup>9</sup>我若說：我不再提耶和華，也不再奉他的名講論，我便心裏覺得似乎有燒著的火閉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sup>10</sup>我聽見了許多人的讒謗，四圍都是驚嚇；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窺探我，願我跌倒，說：告他吧，我們也要告他！或者他被引誘，我們就能勝他，在他身上報仇。

但愛國愛民的先知，其實，又哪裡想亡國被擄的預言會「應驗」呢？結果，他半生人都要說那些別人不愛聽，連他自己都不想說的預言。若這些預言不應驗或未應驗，他就被嘲為假先知妄傳上帝「聖旨」，但到預言應驗之日，先知卻是一點都高興不起來。這樣的「事奉」與「呼召」，哪裡是人的心靈可以忍受，可以盛載的呢？

先知實在痛苦難當，但他大概不敢怨恨上帝，於是，他就咒詛自己：

耶 20:14 願我生的那日受咒詛；願我母親產我的那日不蒙福！<sup>15</sup> 給我父親報信說「你得了兒子」，使我父親甚歡喜的，願那人受咒詛。<sup>16</sup> 願那人像耶和華所傾覆而不後悔的城邑；願他早晨聽見哀聲，晌午聽見吶喊；<sup>17</sup> 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時候不殺我，使我母親成了我的墳墓，胎就時常重大。<sup>18</sup> 我為何出胎見勞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滅呢？

痛極之際，先知甚至也曾疑心上帝，會不會對他「心懷不詭」：

耶 15:18 我的痛苦為何長久不止呢？我的傷痕為何無法醫治、不能痊癒呢？難道你待我有詭詐，像流乾的河道嗎？

甚麼是「流乾的河道」呢？就是遠看像是有水流的「河道」，給乾渴者無限希望，但是走近一看，卻是「流乾」了的「河道」，沒有半點水。上帝，會不會也是個騙子？

大家請動心動情，想象一下，一生人都都要做一些註定「無用」的事，說一些別人不愛聽自己也不想說的說話，還要宣告一些連自己都不想它們應驗的預言，並且，最痛苦的，是還要很「清醒」地看著這些不堪的預言慢慢地一一應驗，卻是完全無能為力，無力回天。這哪裡是人的心靈可以負荷的巨大痛苦？

很記得到醫院探病，每當看到末期的、垂死的病人，我都寧願他們「昏迷不省」，然後在迷迷糊糊中就去世，因為，這至少，對於他自己，對於他的親友，以至對於我，都更「好受」一些。怕只怕，那病人竟然十分「清醒」，並要在「清醒」中預知和等候自己慢慢死去——這是多麼可怕和難受的一回事？

大家知不知道，作為「先知」，最大的痛苦也是在此——祂知道得很多，甚至太多，但只能眼巴巴地看著他的預言（包括所有「災難性」的預言）慢慢地一一應驗，卻是無能為力，無力回天！請大家用心感應一下：上帝讓先知們「先知」——能夠比別人「超前」地知道自己、國家和世界的結局，卻是沒有給他們「改變」的能力——知道卻完全無力改變，人生最難以承受的痛苦，還有比這更大的麼？而造成這至大痛苦的，不正正就是耶和華上帝和祂的「呼召」麼？

弟兄姊妹，如果你無法領會這種痛苦有究竟幾痛有幾苦，那麼，你就根本完全不會明白先知的心靈，也不可能明白信心的偉大，是偉大在甚麼地方！

## 二、怎能如此「信祂」？

先知痛苦申訴的內容，是已經近乎不可思議的，但更加不可思議的，是他接下來在本章第二個段落提出的信心宣告。先知首先宣告我們應對上帝大有信心：

<sup>19</sup> 耶和華啊，求你記念我如茵蔯和苦膽的困苦窘迫。<sup>20</sup> 我心想念這些，就在裏面憂悶。



<sup>21</sup>我想起這事，心裏就有指望。<sup>22</sup>我們不致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因他的憐憫不致斷絕。<sup>23</sup>每早晨，這都是新的；你的誠實極其廣大！<sup>24</sup>我心裏說：耶和華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他。<sup>25</sup>凡等候耶和華，心裏尋求他的，耶和華必施恩給他。<sup>26</sup>人仰望耶和華，靜默等候他的救恩，這原是好的。<sup>27</sup>人在幼年負軛，這原是好的。<sup>28</sup>他當獨坐無言，因為這是耶和華加在他身上的。<sup>29</sup>他當口貼塵埃，或者有指望。<sup>30</sup>他當由人打他的腮頰，要滿受凌辱。

然後，先知指出這個信心宣告的理由和根據：

<sup>31</sup>因為主必不永遠丟棄人。<sup>32</sup>主雖使人憂愁，還要照他諸般的慈愛發憐憫。<sup>33</sup>因他並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憂愁。<sup>34</sup>人將世上被囚的踹在腳下，<sup>35</sup>或在至高者面前屈枉人，<sup>36</sup>或在人的訟事上顛倒是非，這都是主看不上的。<sup>37</sup>除非主命定，誰能說成就成呢？<sup>38</sup>禍福不都出於至高者的口嗎？<sup>39</sup>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罰，為何發怨言呢？<sup>40</sup>我們當深深考察自己的行為，再歸向耶和華。<sup>41</sup>我們當誠心向天上的上帝舉手禱告。

先知為甚麼「突然」之間就「充滿信心」呢？

<sup>20</sup>我心想念這些，就在裏面憂悶。<sup>21</sup>我想起這事，心裏就有指望。

幾句之間，似乎甚麼「轉接」都沒有，先知卻忽然由「毫無指望」（18節）變成「就有指望」（21節）。這是怎麼回事呢？

稍看下文，我們當然可以很輕易就用「**正統神學**」把它「解釋」了：因為上帝是怎樣地信實、公義、慈愛的，所以，我們就「自然」大有指望啦！但我請大家仍然不要忘了動心動情。「正統神學」誰不會說？誰不知道上帝是信實、公義和慈愛的？誰不可以「推論」說因此我們就仍可以大有指望？請記得，先知是在個人、國家以至世界在怎樣的光景下說出這樣的話的。個人是正正因著忠於上帝而大半生飽受痛苦屈辱；國家是家破人亡承受著異族的殺戮和奴役；世界是公義不伸惡人當道，因為來懲治他們的巴比倫人並不見得特別善良。更且，在「可見的將來」，並沒有任何「翻身」的希望以至跡象。——「憑空」講「正統神學」多麼容易，但是，在這樣不堪的光景底下，還怎麼能「信」呢？

再者，就算是憑過去的「**歷史現象**」推斷，譬如上帝如何一再保守以色列人，由兩度「包庇」不認老婆的亞伯拉罕平安無事，到約瑟誤打誤撞做了埃及宰相救了自己全家，到埃及擊敗法老全軍，再到約書亞、大衛掃平迦南地等等，也很難就此「歸納」出上帝一定會永遠保守他們，因為現象的「解釋」是可以相當「任意」的，暫時「死剩」一些也不能絕對保證將來一定不會全部死光呀！

我們要知道，先知的信心不在於「**神學推論**」和「**現象分析**」，而在於「**性情感通**」——他自己的性情以至上帝的性情。先知不是單憑「神學」或「經驗」就可「推論」出這樣的信心宣告，而是憑著他與上帝之間的「心心相印」而確認出來的。「邏輯」很簡單，就是先知自身有一種他一生都揮之不去無法忘懷的慈悲心與正義感，於是，他就斷然相信，創

造人類肺腑心靈的上帝，必有更偉大的慈悲心與正義感，再於是，他才藉著回想過去，審視當下，從一切最細微的蛛絲馬跡中，看出上帝如何一再守約，保守本來很可能「死過很多次」的弱小的以色列民，讓他們留存「餘種」，直到今天。總而言之，「神學推論」也好，「現象分析」也好，只可作為「參考」，卻不可以作為信心宣告的根本基礎。真信心其實是源於「性情」——你是個怎樣的人，你就有怎樣的信！事實上，先知的痛苦與信心是不可分割的，因為他是這樣忠信的人，他才會有這樣痛苦，而因著同樣的忠信，也讓他能這樣堅定地相信下去。

### 三、怎能如此「堅持」？

以上兩段，第一段說到先知的不堪遭遇，第二段說到先知的偉大信心，這兩者形成的極大反差，已經是極之不可思議。不過，同一章裡還有第三段，合起來看，就更不可思議。驟看第三段，似乎有點「講返回頭」，有點「信心退步」的意味。首先，經文又重述以色列人亡國的慘況：

<sup>42</sup> 我們犯罪背逆，你並不赦免。<sup>43</sup> 你自被怒氣遮蔽，追趕我們；你施行殺戮，並不顧惜。<sup>44</sup> 你以黑雲遮蔽自己，以致禱告不得透入。<sup>45</sup> 你使我們在萬民中成為污穢和渣滓。<sup>46</sup> 我們的仇敵都向我們大大張口。<sup>47</sup> 恐懼和陷坑，殘害和毀滅，都臨近我們。

跟著又重講先知目睹國破家亡的痛苦：

<sup>48</sup> 因我眾民遭的毀滅，我就眼淚下流如河。<sup>49</sup> 我的眼多多流淚，總不止息，<sup>50</sup> 直等耶和華垂顧，從天觀看。<sup>51</sup> 因我本城的眾民，我的眼，使我的心傷痛。

接著，又再講先知的個人被誤解被凌辱的痛苦，還再三要上帝給他伸冤報仇：

<sup>52</sup> 無故與我為仇的追逼我，像追雀鳥一樣。<sup>53</sup> 他們使我的命在牢獄中斷絕，並將一塊石頭拋在我身上。<sup>54</sup> 眾水流過我頭，我說：我命斷絕了！<sup>55</sup> 耶和華啊，我從深牢中求告你的名。<sup>56</sup> 你曾聽見我的聲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聽。<sup>57</sup> 我求告你的日子，你臨近我，說：不要懼怕！<sup>58</sup> 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救贖了我的命。<sup>59</sup> 耶和華啊，你見了我受的委屈；求你為我伸冤。<sup>60</sup> 他們仇恨我，謀害我，你都看見了。<sup>61</sup> 耶和華啊，你聽見他們辱罵我的話，知道他們向我所設的計，<sup>62</sup> 並那些起來攻擊我的人口中所說的話，以及終日向我所設的計謀。<sup>63</sup> 求你觀看，他們坐下，起來，都以我為歌曲。<sup>64</sup> 耶和華啊，你要按著他們手所做的向他們施行報應。<sup>65</sup> 你要使他們心裏剛硬，使你的咒詛臨到他們。<sup>66</sup> 你要發怒追趕他們，從耶和華的天下除滅他們。

看完前面第一段的沉重的痛苦申訴與第二段偉大的信心宣告後，那些「猥瑣」的人，一定以為「一切都解決」了，於是，再看這第三段又再反反覆覆的申訴，一定頗有點「不以為然」，甚至認為先知「信心退步」了。但是，我們的先知卻沒有這樣「猥瑣」。記得，憑著信心「望到最遠」，看見「最後的盼望」之後，你的兩條腿卻仍然是「站在當下」。當先知宣告完信心與盼望之後，他要面對著的，仍是個人、國家和世界的不堪局面，表面上

絲毫未有改變，也沒有有半點很快就會「好起來」的跡象。就算先知能夠「預知」七十年之後的復國，又知道敵人會得著報應，而他自己亦終必會得著伸冤平反，但卻都是些遙遠到眼下連一點跡象都看不出來的事情。

**信心的難，不在於隨口宣告甚麼「大信心大盼望」，而是宣告完後，甚麼都沒有發生，而且極可能一輩子都看不見「兌現」的跡象，你卻還能這樣信下去！**要這樣地堅持下去，接著必需的，就不是像「喊口號」似的「宣告」甚麼信心和盼望（像某些靈恩派專好「大鑼大鼓」的那些所作所為），而是踏實、沉著地咬緊牙齦，見一步走一步、有一天過一天地仰望上帝、禱告上帝：

<sup>55</sup>耶和華啊，我從深牢中求告你的名。<sup>56</sup>你曾聽見我的聲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聽。<sup>57</sup>我求告你的日子，你臨近我，說：不要懼怕！<sup>58</sup>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救贖了我的命。<sup>59</sup>耶和華啊，你見了我受的委屈；求你為我伸冤。

**這段說的絕不是信心「倒退」，而是信心「落實化」。先知是一個有「真性情」的人，他的痛苦申訴是真的，他的信心宣告是真的，故此，他的信心也必要落實使之成其為真，而不致流於成為那些「宗教人士」的「信仰口號化」。**

## 結語、怎能如此？只求真！

弟兄姊妹，請永遠記得，一個「猥瑣」的人是不可能信的，因為「猥瑣」的人的根本氣質是「假」——他們對先知的苦難的「同情」是假的，不過是些泛泛的溫情主義；他們對先知的信心的「讚美」也是假的，不過是些空洞的宗教主義。

能信的人有的，是一片赤子般的「真」。他們因著這份真，而不忍心說那些「平安了、平安了」的假話，因而痛苦一生；也因著這份真，而能感通天地，相信上帝必定更為真實可信，因而相信一生；最後，又因著這份真，而誠實地落實他所信的於真實的人間，因而能堅持一生。從反面說，他們一生最憎恨的，就是「猥瑣」，或說「宗教猥瑣」——就是掛著個很「宗教」的樣子而事實上毫無心肝的邪惡行徑。

我真的不知如何進一步「解釋」給你們聽，因為信仰最需要的，是「靈魂」。那些空空洞洞的所謂「宗教經歷」或「信心見證」，骨子裡根本沒有靈魂，完全是可以百分百「人工合成」堆砌造作出來的「人工產物」。但是，耶利米先知憂國愛民、忠於上帝又忠於自己的痛苦掙扎、信心宣告和信心落實，那種不可思議的程度，卻是「這世界不配有的」，但是，也正正因此之故，先知的見證就沒有半點可以容許任何人「虛構作假」的餘地，因而都可以自證為千真萬確，真實可信。願上帝幫助我們，信，要信到像先知那樣。